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二十五 六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周克鵬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二十五

明　楊士竒等　撰

宿衛

唐太宗時有請泰府舊兵入宿衛上曰朕以天下為家不能私於一物唯有才行是任豈以新舊為差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此意非益理

高宗嘗曰王者無外何為守禦而重門擊柝庸待不虞

邪我嘗疑秦法為寛刑輌匹夫耳匕首竊發羣臣皆荷戟侍莫敢拒豈非習慢使然郝處俊對曰此乃法急耳秦法輙升殿者夷三族人皆懼族安有敢拒邪魏曹掾著令曰京城有變九卿各守其府後嚴才亂與徒數十人攻左掖門操登銅爵臺望之無敢救者時王脩為奉常聞變召車騎未至領官屬步至宫門操曰彼來者必王脩乎此由脩察變識幾故冒法赴難向若拘常則遂成禍矣故王者設法不可急亦不可慢詩曰不懈于位

人之攸塈仁也式遏寇虐無俾作慝刑也書曰高明柔克沉潛剛克中道也帝曰善

德宗立段秀實上言曰臣聞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蓋以大制小以十制一也尊君卑臣強幹弱枝之義在於此矣今外有不廷之虜內有梗命之臣竊觀禁兵不精其數全少卒有患難將何以待之且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為爪牙也若去其爪牙則犬彘馬牛皆能為敵伏願少用聖慮冀禆萬一帝不用及涇卒亂

名神策六軍無一人至者世多其謀

宋仁宗慶歷元年知諫院張方平論京師衛兵單寡上疏曰臣伏以京師本古之陳留郡天下四衝八達之地自唐室以前嘗為重藩五代朱温始封梁王後因其宮府定而為都五姓相承共十一帝四十九年亂亡之速自古無有抑由都城四向無險阻之形藩籬之固逼近戎狄方鎮握强兵于外乘禁衛之虛弱本末倒置也國朝太祖皇帝深慮安危之計始削諸節度之權屯兵于

内連營畿甸又脩治西京宮室盖有建都之意然利於汴渠漕輓之便因循重遷先帝通好北戎即叙西戎爾時可以減戍消兵致生民於富厚矣太平三十年使軍士坐費倉庫以困天下非不深思遠謀也知祖宗本意依重兵而為國勢不可去也近昊賊犯邊漸發禁兵西屯四路在京軍旅所留無幾今又北敵事釁已萌兩敵合從人心揺動外有武帥分總兵而宿衛之師日益單寡尾大不掉根虛必揺勢之當然不可忽也願留聖慮

為社稷計京都宜常宿重兵以封殖根本且乞勘會見在指揮人數若果鈌少請從内出金帛召募材力訓齊教練必須精銳以充禁衛無更外屯夫猛虎所以百獸伏者以其爪牙利也若虎而去其爪牙則犬豕麋鹿皆可以相狎兵衛者國之爪牙也足兵足食乃可以威服四方彈壓姦亂也

四年方平奏乞擇人分總禁衛狀曰臣伏見昨差出許懐德後馬步軍皆闕都帥遂自環慶路抽回殿前都虞

候王元令權幹當步軍司公事其王元又已年老衰病至于總司軍政亦恐精力不逮竊以殿前馬步軍逐司公事不少非唯率宿衛務要齊整亦須諳熟軍制稍通吏用太宗朝侍衛都虞候以上常置十員職位相亞易於遷改且使軍伍素相服習邊藩緩急亦得選用先朝時馬步軍嘗闕帥殿前都指揮使高瓊頗知軍中舊事上言及此先帝甚然之今內則禁兵寖驕極須彈壓外則邊患不測常資防備李昭亮王元恐未任專幹心膂

除郭承祐好進多事累被彈奏不堪入典禁軍外乞於
以次管軍將校中擇取一兩人赴闕分總禁衛左右扈
翼於體為便
八年侍御史知雜事何郯奏曰臣伏聞禁中自盜發以
來逐月分布内臣坐甲宿直以至伐木坼屋繕脩垣墻
增置關鍵其於備豫之方固亦甚至然臣以事體酌之
恐為陛下計者誤也夫體有尊卑事有小大尊者繫於
君卑者繫於臣君而尸小事則失所稱臣而專大名則

非所宜以人君之舉所務必博大所謀必經遠崇位號以習民之奉脩政刑以防民之踰不廢禮以杜僭偪之萌必行法以除暴亂之本使迩莫敢犯遠莫敢陵如此則等威辨而上下無邪心然後知天子之所以尊也今夫衛士生變事出非意皆由朝廷恩過而不知感官司令寛而不能禁也為今之宜其在一震威怒以示誅罰正大法以絶其慢舉大刑以討其姦斥邪偽附下之類先絶其萌芽宄賊亂犯上之徒務去其根本不恕無良

而與衆棄不漏有罪而示之公法令既行紀綱既正以此御下孰敢不虔雖不增宫闈之警而其備修不加省户之衛而其守固與夫區區從細末之事者不同年而語矣臣況聞陛下從頃年來過自警戒中宫之樂工已盡罷後苑之獵具已盡除其於謹天戒以飭聖躬雖詩書所稱遇灾脩德之君遠不能逮然於禁防之設所舉者近而所忽者遠所謹者小而所遺者大臣竊惑焉伏乞聖慈以臣愚言命公卿大夫當廷公議一舉法令威

刑之柄以除邪偽賊亂之階庶主威益尊國命益振内患既弭外虞自除則天下幸甚

鄭又論衛士之變乞黜責皇城司及當直臣寮疏曰臣等伏聞今月十八日夜崇政殿前宿直皇城司親事官四人毆打人員至死并刼取庫兵縁上殿屋驚動御寢其罪人除捉獲及傷死外餘黨二人二十日捕獲之時稱被衆人争奪致死捉獲一名雖勘斷訖所有當職臣寮或聞已傳宣釋放傳之中外頗駭羣聽伏縁殿廷所

置宿衛本為人主預備非常今衛士自生變故所為兇悖意不可測兼後來所獲餘黨走人最為要害仍聞累傳聖旨令未得殺死而全不依禀盖是本管臣寮見捕獲之後勘鞫得情理深切所以容縱手下衆人毆死以圖滅口欲輕失職之罪情狀如此理無可恕太祖皇帝朝酒坊火發本處兵士因便作過太祖皇帝以本坊使副田處嚴等不能部轄並處極法今乘輿咫尺賊亂竊發兇惡之狀無大於此而居職者既不能察舉當宿者

又不即擒捕未正典刑何塞公議深恐朝廷威令從此寛弛伏乞斷自聖意特降指揮將應係幹當皇城司及當夜宿直臣寮並等第重行黜降用振威罰所貴禁近之司不敢曠慢

郊又論衛士之變乞責降楊懐敏疏曰臣等兩次上殿面奏及具劄子奏狀論列乞重行黜降幹當皇城司并前月十八日夜内直宿臣寮已施行外惟楊懐敏獨蒙寛宥尋奉中書召臣等傳諭聖旨兼不以臣等所言煩

黷曲加詔諭足以見聖明開納之量寛臣下進越之罪固宜退伏以聽命安可更頻干聰明自取罪戾然臣等以國體人情酌之不可便已須當復陳夫人主所以享有天下之重盖由法令等級明辨使人不敢陵犯然後極其尊爾故法令行則朝廷以之强法令偏則紀綱以之紊自昔治亂雖殊莫不由此階也至於宫闈之變下人輒敢謀亂者前代間或有之皆由人君失徳所致且陛下仁厚之徳撫恤禁旅未嘗以喜怒妄行刑誅雖甚

無識寧不愛戴令衛士持刃直入禁庭欲陵犯乘輿是匹夫而有窺伺之意皆由有司不舉職法令寛縱所生也為大臣之計宜為陛下深責有司失舉之罪用行法令如楊景宗等並當誅戮以謝天下若以其過非自取止可貸其正坐並宜流竄以戒不職令楊景宗等既以輕罰楊懐敏獨又聊行降黜盖兩府大臣以陛下左右之人不能堅執祖宗之法以避怨怒若當賊發之際懐敏能指揮衆人於後殿即時捕獲以此論功乃可贖罪

今賊已入禁庭兩夕之間陛下被此震懼固亦甚矣懷敏縱有先報之効其可贖失察之罪乎且以人主之尊一寛懷敏罪固亦細事茍於事體無傷臣等何必苦更論列所惜者朝廷典法無逺近無親踈當一而行之乃允衆望況有司失察之罪無大於此其可貸乎太祖皇帝朝元舅杜審肇知澶淵只坐界内河决免官歸私第太宗皇帝朝楚王宫火災廢楚王元佐為庶人以懷敏職在近侍孰與元舅諸王之親以懷敏失察賊亂孰與

誤河決火焚之備利害大小較然可知而審夅元佐重責如彼懷敏之寛假如此伏望陛下舉祖宗之法以塞公議正左右之罰以示無私不惜一懷敏慰中外臣子之望則天下幸甚臣等論列此事今已數四在於言責固亦無負然喋喋未已者盖忠義之心不勝感憤茲事體大若遂不言恐於聖德無益由臣等之罪也兼臣今日上殿再有奏陳已蒙聖旨開允伏乞速賜施行

吴奎為監京東排岸司論衛士之變乞責降楊懷敏疏

曰臣竊見自行春令以來連陰不解此洪範傳所謂皇之不極時則下人有伐上者今衛士之變起於肘腋賴宗廟神靈陛下仁聖即時擒獲然流聞四方驚駭羣聽不祥之甚也傳稱主憂臣辱陛下此日可謂憂矣未知任其辱者果何人邪臣聞幹當皇城司六人其五已被謫獨懐敏尚留外人咸謂陛下私近倖而屈公法臣竊為陛下痛惜之況中外傳聞獲賊之際陛下宣令勿殺而左右輒殺之裂其肢體此必有同謀者恐事露泄而

殺之以滅口不然何以不奉詔也

皇祐元年知諫院錢彦逺論步直兵士作過上奏曰臣風聞嘉慶院見制勘軍頭司步直兵士等擬欲作過及於皇城内搜獲先埋藏器仗者竊以軍頭司在崇政殿横門之南與軍器庫相連最為近密其兵士日逐随本司臣寮出入甚熟而敢興意外幸頼宗廟威靈先事敗露今已下獄推劾臣慮其人等兇黨結連人數衆多或自來通行飲食之人心内自疑别生他變所繫極大伏

望聖慈特降指揮令制勘院先且疾速根究枝黨如有姓名畫時追捕入院并器仗所埋藏經歷地分人員節級數目立具奏聞使中外聞之所貴禁衛安貼凶黨盡去

貼黃臣近曾以連陰奏密狀伏乞嚴賜指揮宿衛謹選左右親御小人以深遏惡原今来兵卒等果有連結欲乞更賜指揮宿衛禁門倍加嚴整

彥遠又奏第三狀曰臣等風聞制勘院見勘軍頭司步

直兵士擬欲作過事雖一時狂妄之謀然迹其造惡本心為人臣者所共切齒況兵刃之屬已藏在皇城門幸賴祖宗威靈上天孫垂變戒故先事敗露倘因循未彰驚屬車之清塵臣謂雖赤其族不可塞責今既下獄推劾緣所繫至大頗揺人心傳聞四方震駭物聽姦豪小人從而扇惑故根究枝黨必須盡具案行罰不可緩不盡則他變生少緩則妄意起且昨来殿中親事官作過之時法稍寬捨推索凶黨不盡故此輩忕習乃復有此

結連益大于前今若復用輕典臣慮後来之虞寒心疾首伏望聖慈以祖宗社稷自重不用一時恩貸特降指揮令制勘院疾速推究元謀頭首及枝黨等急行圓結公案申奏其應作過人並乞族誅於都市以示四方庶小人少戒建威消萌在此舉矣兹事尤不可緩望特留聖意

貼黃其兵刃經歷門戶埋藏地分親事官長行人員及監門内臣乞早令制勘院先具當日人數姓名

申奏乞更不令宿衛免別生他事其人據唐漢之
法皆合誅戮今來乞並行決配遠惡州軍庶中外
整肅願以昨來親事官法寬為戒
彥遠又奏第四狀曰臣伏以王者任宗廟社稷之尊身
繫天下安危故必嚴宿衛盛宮室重門複道以謹他虞
是以法至重禁至密蓋將遏絶亂源防微杜漸深計遠
慮而為祖宗社稷之本也故唐太尉長孫無忌誤帶刀
至上閤而監門校尉不覺察有司處以死刑我太祖皇

帝嘗以內酒坊在厚載門外逼近宮掖而中夜遺火凡自監官至工匠斬五十餘人訖太祖一朝內中無遺火者此法行刑重而人畏古今之成効今風聞制勘院勘得懷器刃入皇城人姓名應門户地分干繫親事官人員節級將欲斷遣初縁所懷器刃已入皇城雖其人結連虛實未辨而門衛地分晏然不知則國家以重粮温衣養之何用本以禦捍意外而耳目之前上下公然畏避權勢輕弛法禁不行幾察況昨來內中親事官作過

之時由斷遣稍輕是致小人慣習復有此事不輕上繫
宗廟社稷豈得復惜此數十兵卒而不思後患伏望聖
慈察安危本末應制勘院所勘到不覺察懷刃入皇城
把門及地分親事官人員兵級等乞不以常法斷遣其
本處正管門戶地分兵級並乞刺配沙門島其餘干繫
人員兵級並乞刺配廣南遠惡州軍所貴臣子益勵忠
孝之心使小人自此戒懼
彥遠又奏第七狀曰臣等今月二日准宰執請赴中書

奉傳聖意以皇城軍頭司臣寮行遣並依法者伏以法者緣人情而生較其大旨止欲防微杜漸禁民為非尊君卑臣歸于至正然有情重法輕情輕法重者故酌重輕而處刑柄在人君專之非所司可得而議是以兩漢有決事比若今之用例本朝斷罪有敕旨所以壓天下公議戒小人妄意而今來宿衛下卒挾刃直入禁門雖其謀別有所在緣去便殿内閤才百十步藏之累日上下一無覺察此為人臣者所當共怒安可本司官屬過

止罰金而云法當然爾甚失天下之望且昨来親事官
作過之時由用法太寛牽於權倖人情不塞羣小人無
所戒懼遂致小人復思遂其狂計交戟之衛行若坦途
事既暴露方貸以寛典誠陛下至仁至聖欲全羣臣柰
宗廟社稷之重天下臣子之心何謹案尚書云威克厥
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説者謂威刑能克勝所愛近
則人懼而事可濟辦若威刑而為愛近所惑則人怠而
事無成功此聖人明訓治國家大要是豈樂用嚴酷哉

蓋所慮者遠今若以近臣而輕其罰恐非威克之道臣慮今之議論謂此事與親事官作過時不同言彼則挾刃踰屋此唯埋藏意在誣告他人不當為例甚不然也且王者設門禁列宿衛重其刑嚴其制者先慮其事也必若俟挾刃踰屋而後罰無所濟也且刃已入門則蕭墻之內其憂不細安得忽畧後患而徇一時之談臣等忠義憤發外採公議咸以為未當故不避再三上瀆天聽人臣之節死而後已伏望陛下覽尚書威克之義思

祖宗社稷之重以親事官作過時罰輕爲戒其皇城軍頭司臣寮並依臣等前後累狀重行黜責所貴厭快人情允協公議

貼黄宿衛之制唯門禁最重葢以出入所自今刃已入而云未曾作過故用輕典且門禁之失唯論入與未入豈繫作過與不作過者乎且國朝自祖宗以來凡用法皆有司鋪條臨時敕旨裁輕重而斷遣故有特勒停者衝替者未得與差遣者就移監

當者此皆法外行罰豈可有如此事而本司臣寮並止依輕法也

至和元年殿中侍御史馬遵論皇門禁上奏曰臣聞古者常刑宥過無大至臣子之於君父則義有所不容故舟船飲食之類有不如法皆不稱誤所以許世子止躬不嘗藥春秋加大惡之名唐長孫無忌入不鮮刀校尉被誅死之議所責者重所慮者深杜慢隙而消禍萌理當然也嘗聞太祖朝内酒坊火監官守卒並從極斷豈

徒峻法葢欲防患竊見朝廷法令素具皇城門禁尤為
謹嚴而挾刀闌入頻年有之雖常行遣終不戒懼今麥
昭吉襆被入直中有刅器歷諸門抵便殿曾無撿察畧
不覺悟若姦盗包藏而為之何由而露哉公謾憲禁無
甚於此今昭吉雖已具獄而諸門監官守卒未聞處置
伏乞陛下察詳事理特出聖斷常法之外更賜重行用
謹大防庶弭来患

遵又論内東門使臣藏挾女口闌入禁庭狀奏曰臣聞

內東門使臣於車子內藏挾女口闌入禁庭事已彰露未聞行遣竊縁東門密近御所最是要切隄防之地著籍出入素有條憲用親近使臣監掌務在謹嚴至敢公然自犯輙入外人若置而不問則啓釁容奸必兆於今日伏乞聖斷指揮付外所司根勘重行朝典所貴戒厲後人杜絶來患

遵又奏曰臣近曽彈奏內東門使臣輙以女口闌入禁庭至今數日未聞處分竊縁宫門出入條約具存峻為

之防猶懼不肅而監掌之人公然自犯法之不容自近
者始而天下之所公也陛下聖明必不私於小臣而屈
天下之法或慮所司未禀宸斷使中外之議日益喧然
所損不細伏乞聖旨早賜施行

嘉祐五年殿中侍御史呂誨論公主非時入宮上奏曰
臣聞近日兖國公主深夜出入宮禁内外驚駭罔知其
繇竊以宮鑰謹嚴以時啓閉盖備非常況公主起居覲
省既非其時守閤之吏輙敢通奏此而不禁後將爲常

一有竊發何以備禦斯不可不為之深慮也所有公主宅秖應使臣及皇城司應經歷門戶管幹人伏乞朝廷取勘重行責降以肅禁衛之事

左正言王陶論公主非時入宮上奏曰臣伏以周禮閽人掌宮門之禁時其啓閉寺人掌女宮之令糾其出入以謹嚴周衛杜絶非常故漢光武出獵夜還上東門候郅惲拒關不納光武從中東門入明日賞郅惲而貶中東門候魏武之子臨淄侯植開司馬門晝出魏武怒公

車令坐死然則公主夜歸未辨真偽輒便通奏開門納之直徹禁中畧無譏防其所歷皇城宫殿内外監門使臣請並送開封府勘劾

神宗立以胡宗愈同知諫院内卒盗皇城器物宗愈言唐長孫無忌不鮮佩刀入東上閤門校尉論當死今禁卒為盗而入内都知不能覺察願正其罪殿帥直廬在長慶門内久而自置肆圃宗愈曰嚴禁旅所以杜姦宄也柰何令私人得為之萬一凶黠者竄名其間將不可

悔請易募老卒

神宗時宮邸教授呂大鈞論選小臣宿衛奏曰古者人主左右前後使令執事之小臣乃所以朝夕起居出入不可須臾離者也其用之迹雖主於給宿衛備順指以共綴衣虎賁執射執馭之職其用之意則亦使之獻可替否拾遺補闕以贊疑丞保傅之事主於給宿衛備使令則非恪勤謹重者不可以當其任使之獻可替否拾遺補闕則非開爽敏茂者不足以充其位此言猶未之

盡古之人君不獨有師有友又有受教於我者焉故疾醫小藝者也黃帝師岐伯而教雷公費國小邦也惠公友顏般而役長息然則使令執事之小臣雖在擇恪勤謹重開爽敏茂之資人主又當教誨養育使成就其材以補異時公卿大夫之闕如此則朝廷常不乏材而人主求之且不勞也以漢唐之苟簡其名臣猶多出於宿衛供奉之官豈非常在宮省日侍帷幄既已接聞廟堂之議以廣其知識間復親被德音誨其所未至則益知善

惡向背之理薰炙漸漬久而不已安有不化者哉不徒其效如此又可以自廣其聰明之德記曰教學相長也又曰教然後知困彼既知向背則必盡其心力以承學於上上之人既樂其自勉亦不盡以教之或因其善問有以起吾志或因其難進有以勉吾業傳曰教不倦仁也又曰有教無類則不徒可以益吾之志業又可以廣吾之德性也記曰善教者知至學之難易又知其美惡則不徒廣吾之德性又可以廣吾知人之明也為人君

而乘政事之間以教育執事之小臣乃有志業德性知人之益豈小補哉今朝廷雖有中書門下兩省官以備侍從又有翰林舍人院及諸館閣之臣以備顧問非乏人也充其選者又皆美材敏行非不賢也既以待之不為綴衣虎賁射馭之冗亦難復使從使令執事之賤似宜畧依漢制郡國貢士給宿衛之法詔公卿牧守如孔門四科之目各使保任三二人不以仕與未仕限年二十以上三十以下其人則分隷中書門下省學士舍人

院及館閣諸司其職則參諸殿侍諸班之列其禄秩則視三班使臣州縣掾屬而已其閒暇則各受學於其官長退而以所學開諭其同列仍不立遷擢廢置之格其有功罪善惡一聽明主裁決而已如此則素無行能者必不得舉不安其分者必不願為自非朴茂有志之士不可得而與焉試或行之不過五七年不徒得高才美行可備器使亦將資助盛德大業必將日新而無窮凡在位執事之小臣亦當漸摩義理之益相觀而善可不

務乎

高宗時張浚議撫恤侍衛之人上言曰臣甞謂人君高拱于一堂之上其於天下百姓内外士卒安能徧撫而盡恤之哉則亦推至誠之心自近以及遠而已今有人於此無故而陵侮毁辱其類則天下識與不識莫不深惡之者此無他人情本於一故也是故推至誠之道以待遇左右爪牙之士則孰不悅服而歸心一人傳之十十人傳之百以千以萬莫不皆然臣願陛下稽祖宗之

法撫恤衛士問其疾苦知其嫁娶時其飲食教其事藝使適其中不必拘以常制則天下之凡為將士者莫不知所自勉而樂為陛下用矣

胡安國論親兵專掌宿衛上奏曰臣聞自古國王雖用文德必有親兵專掌宿衛周公指虎賁與常伯同戒于成王欲其知恤虎賁者猶今侍衛親軍也康王初立太保俾齊侯呂伋以虎賁百人迎于南門呂伋者太公望子自諸侯入典親軍猶今殿前馬步軍都帥也勲德世

臣總司禁旅虎賁銳士宿衛王宫其為國家慮深遠矣
本朝監觀前代命三衙分掌親軍雖崇寧間舊規猶在
及至高俅以恩得用軍政廢弛遂以陵夷陛下嗣承寶
位謀國者不思復古親軍寡弱不充宿衛此豈尊君强
本消患防微之計也伏望深考藝祖選擇禁旅之法斷
自聖裁以修明軍政威服四方上嚴宸極
右正言陳淵論衛兵上奏曰臣聞兵以强弱多寡為輕
重常使内重而外輕則王室尊而諸夏安矣昔楚漢相

距於滎陽京索之間天下之勢如提衡然未知所軒輊也高帝始得蕭何張良又得陳平猶以為未足又得韓信屬之以數十萬之兵戰勝攻取無不如意然後天下之勢其重在漢項氏已衰漢業未成昔之蹻足而封者已據千里之地漢雖滅楚而輕重之勢又變矣故信之王高帝之所深憂也方高帝築壇以拜信既委之以諸將之兵矣而高帝所將之兵猶衆也其分兵多于信所以使之東向以爭天下而於已未能去兵者亦所以制

信是以雲夢之會信不得遯故嘗謂高帝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此信所以為陛下禽也嗚呼此高帝所以能并一天下而終於無患也歟今自人主不復將兵而諸將在外人提數十萬之師朝廷所資以禦夷狄除寇盜者而進退去就唯其所欲此豈非可慮之事乎而樞密三衙尚仍舊法自相牽制而所蓄之兵益損於舊使其力足以制之猶患所以使之者非其人况强弱多寡相什百耶故臣愚願增其數使與外兵畧相當而又

去資格私昵之弊搜求傑特取其才智之優於諸將者命以為帥無事則歸宿衛有事則統之以出戰力飽而氣不挫有所不出出則宜無不勝矣如是則人主雖不將兵其與親御六軍何異既以增重朝廷之勢而又使諸將望風知懼艱難之際有所招麾不敢首鼠自營為一身計此亦今日之急務也

李彌遜再乞增禁衛上奏曰臣比者屢被聖恩賜對便殿臣嘗一具奏陳兩具劄子乞增禁衛以尊朝廷雖蒙

睿眷俞允以臣劄子付樞密院未見如何施行臣聞近日淮南稍有警報若旋行措置恐不及事伏望聖慈先以見有人兵早與增添分定禁衛人數使人心各有所歸或存留楊沂中一軍專充護衛以備緩急不可臨時一例差發出入致令乘輿所臨兵衛單弱別致悮事盖今日之勢不獨外患可備腹心之間亦當預防利害顯然不敢縷奏昔袁盎有言聖主不乘危不徼幸陛下不可以前日累冒艱險幸而無虞習為尋常衆人所忽猶

不可不慮使其過有關防固亦何害伏乞陛下長慮却顧深深察臣言斷自宸衷早賜施行臣冒犯天威至于再三死有餘罪犬馬之誠不勝憂懼激切之至

理宗時權禮部尚書魏了翁奏曰臣聞賞以勸善罰以懲惡此古今之通誼也然世固有賞行而人不知勸罰用而人不知懲者且後魏羽林之變胡后不能討而大赦以安之李唐涇卒之變德宗不能討而播遷以避之人孰不咎兩朝之失政而使高歡結客李懐光襲迹以

基危亂豈知國勢積弱人情久玩而欲一旦以法繩之急則生變緩則啓寇蓋無一而可也乃者禁衛之變幾為後魏李唐之失政幸而収之桑榆猶可以暫弭目前之憂然而乘輿所在卒遇震擾環視四顧遠郊近甸無一可恃而徒恃區區賞罰以長保其無他臣恐賞罰有時而窮若不及今追惟舊制思所以相維相制之道固未可恃以為安也臣竊考三衙之制蓋自高宗皇帝首值苗傅之變繼罹張寶之亂每病禁衛單弱命三衙增

修軍政其後又以諸將歩騎分隷三衙至孝宗皇帝修明稱娖又為護聖一軍以寓陰相維制之意馬歩之數通一萬四千七百有竒俾蜀帥選西兵之驍鋭者發至在所以充其數其慮葢甚遠也馬司暫移建康識者已謂不然其殿歩二司之卒時遣戍淮以勞苦之然不過維揚天長六合而已及時而往及時而代不欲久虚宿衛以事邉埀此正周人鄉遂之卒惟以衛王室不以遠屯戍而詩人所謂為王爪牙胡轉于恤凡以強本也至

韓侂胄開邊始用殿帥郭倪馬帥李汝翼發三衙禁旅與江淮之師有事于宿泗四十餘年驕惰之卒乍罹暑潦怨嗟載道故僅至符離退保蘄縣縛田俊邁以遺敵而全軍宵遁雖將庸卒懦本無可用然以守衛王居之人而使之長征遠戍則自此始乃至近世習為故常戰者不得返戍者不得更凡邊頭雜役雖殿步二司不得免甚至奪騎司之馬以授北人而驅騎卒以事之執鞭刈草晝夜勞苦夫三衙所以扈衛乘輿也今或荷戈於

境外或執役於降虜揆諸事體誠為倒置不寧惟是凡江上諸軍皆非阜陵分隸之舊騎司之軍昔戍於滁濠定遠也今移之浮光建康戎司昔戍於安豐廬和也今移之泗水京口戎司昔戍於真揚楚泰高郵盱眙瓜洲鹽城諸處也今置之新復諸郡池州戎司昔戍於舒蘄巢縣也今置之淮東許浦諸處水軍昔處之近輔所以拱衛行都也今徙之東海自餘荆鄂四川軍分大抵皆非舊戍且將不知士士不識將舍所素習之山川而投

之未諳之水土此固兵家之所忌況於舍王居而事疆場舍舊戍而事新疆此於體統之輕重雖三尺童子皆知其不然矣而士大夫恬不以為恠閒禁衛之亂則第能追咎揀汰之激變復譏賞罰之不明聞徐邳宿亳之敗則第能追咎諸帥之輕舉復譏和好之難恃然以臣愚見咎者譏者皆是也而未得弭變之說臣嘗妄謂苗傅劉正彦之變恃有劉光世韓世忠諸屯列于上流故二凶雖狂愚卒於自遁張寶之變恃有吕頤浩親軍及

辛永宗部曲密接旁近故雖以艱難之餘戮十七人而廢其班彼不敢譁今以京師之重獨有殿步二軍而近郡諸屯皆戍極邊殆非防微杜漸之意臣愚謂宜亟循舊制凡沿江沿海之卒置之舊屯而以時戍邊庶幾連營列柵聲勢連亘可以擬緩急之須可以銷姦慝之萌不猶愈於舍近謀遠以生覬覦之心乎王黼童貫既得幽之空城即移舊邊之戍以守新邊一旦女真長驅新邊既弃舊境亦失越關渡河如蹊無人之境往監明甚

而今之新進少年獨未知懲創乎此新復之郡既未可保而江上之備已為之一空臣愚謂宜亟循阜陵分隸之舊宿師於江南而分戍於淮漢庶幾根本先固人心不揺既可以厚重門之守又可以省分券之費不猶愈於虛内事外以貽一旦倉卒之憂者乎或曰如此則是棄外而事内也藩籬不固如堂奥何曰不然也臣之所言惟欲守阜陵之戍規宿師於内郡而移戍於邉城所以固近而懐遠先内而後外非直棄遠而遺外也譬如

人之一身腹心潰裂雖四體皆具將安用之況祖宗守邊之規模如淮漢蜀口皆有民兵義旅可以倚仗不專仰三衙江上移戍之軍也臣先事而有言則誠為過計不幸而言中則事已無及惟陛下曲留聖慮與二三大臣謀之如臣言可采即令速見施行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二十六

明 楊士奇等 撰

征伐

周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

用明利害之鄉以文脩之使之務利而辟害懐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不務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遵脩其緒脩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于文王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無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于民庶民不忍訢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故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

外侯服侯衛賓服夷蠻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韋昭曰供日祭侯服者祀韋昭曰供月祀賓服者享韋昭曰供時享要服者貢韋昭曰供歲貢荒服者王韋昭曰王王事天子也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順祀也有不祭則脩意有不祀則脩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脩名有不王則脩德序成而有不至則脩刑於是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命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有不至則增脩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

無不服今自大畢伯士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犬戎樹敦（樹立也言犬戎之性敦篤也）率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魯莊公十年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

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僖公二十一年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蠭蠆有毒而況國乎

哀公十四年齊陳恒弑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齋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

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儁才而不以茂德兹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

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請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户數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及智宣子卒智襄子為政與韓康子魏桓子宴於藍臺智伯戲

康子而侮段規智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智伯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敢興之對曰不然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又不備曰不敢興難無乃不可乎蜹蟻蜂蠆皆能害人況君相乎弗聽智伯請地於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利而愎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狃於得地必請於他人他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則我得免於患而待事之變矣康子

曰善乃與之智伯恱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欲弗與任章問焉桓子曰無故任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長矣不如與之以驕智伯然後可以擇交而圖之柰何獨以吾為智氏質乎桓子曰善亦與之智伯又求蔡皐狼之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之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完厚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

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竈産鼃民無叛意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絺疵謂智伯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而攻

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其言告二子二子曰此讒人欲為趙氏游說使主疑二家而懈於攻趙也不然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為此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悛趙襄子使趙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脣亡則齒寒趙亡則韓魏為

之次矣二子乃陰與約為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其衆遂殺智伯滅智氏而分其地

惠文王時秦伐韓軍於閼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

孝成王時秦王齕攻上黨㧞之上黨民走趙趙廉頗軍長平以按據之齕還攻趙趙軍數敗樓昌請發重使為媾虞卿曰令制媾者在秦秦必欲破王之軍矣雖往請將不聽不如以重寶附楚魏則秦疑天下之合從媾乃可成也王不聽使鄭朱媾於秦虞卿曰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秦必顯重之以示天下天下見王之媾於秦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之不救王則媾不可成矣旣而果然

時秦攻趙拔武安皮牢司馬梗北定太原盡有上黨地韓趙又割地以和趙孝成王之均割地也虞卿言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攻王王無救矣樓緩曰卿得其一不得其二秦趙搆難而天下說今不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之心則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獘而瓜分之

矣虞卿曰危哉樓子之計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且臣言勿與者非固勿與而已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則是王失之於齊取償於秦也以此發聲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矣趙王曰善

魏文侯問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其所以亡何也李克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治疲民此其所以亡也是故好戰窮兵未有不亡者也

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鬬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

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
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
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
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
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
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
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
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

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脩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脩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脩政楚不敢伐

武王時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

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名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

莊王欲伐晉使豚尹觀焉反曰不可伐也其憂在上其樂在下且賢臣在焉曰沈駒明年又使豚尹觀反曰可

矣初之賢人死矣諂諛多在君之廬者其君好樂而無禮其下危處以怨上上下離心興師伐之其民必先反莊王從之果如其言矣

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襄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内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宋襄公時楚人伐宋以救鄭襄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

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

之何有於二毛明耻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

齊桓公五年伐魯魯將師敗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桓公許與魯會柯而盟魯將盟曹沫以匕首刼桓公於壇上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已而曹沫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刼許

之而倍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與曹沫三敗所亡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

景公時將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為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

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将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

宣王欲伐魏淳于髡為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㕙者海内之狡兎也韓子盧逐東郭㕙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兎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兎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勌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敝其衆臣恐强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将休士

威王時魏使龎涓伐韓韓請救於齊威王召大臣而謀之成侯鄒忌曰不如勿救田忌曰不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矣不如早救之孫臏曰夫韓魏之兵未獘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獘則可受重利而得尊名也王曰善乃陰許韓使而遣之

越王句踐元年吴王闔廬聞允常死乃興師伐越越王

句踐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自剄吳師觀之越因襲擊吳師吳師敗於檇李射傷吳王闔廬闔廬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三年句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杜預曰夫椒在吳郡吳縣太湖中椒山是也

吳王闔閭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彊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胄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爲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

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閭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强楚北威齊晋南伐越越王句踐迎擊之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軍却闔廬謂太

子夫差曰爾忘勾踐殺而父乎夫差對曰不敢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為王以伯嚭為太宰習戰射三年伐越敗之夫椒越王勾踐乃以兵五千人棲於會稽山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為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子胥諫曰不可勾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能用人此人不死必

為吳患今越腹心之疾齊猶疥癬耳而王不先越乃務
伐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遂與
鄒魯之君會以歸益踈子胥之言其後四年吳將復北
伐齊越王勾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衆以助吳而重寳
以獻遺太宰嚭太宰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
為言於吳王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
疾今信其游辭偽詐而貪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盤庚
曰古人有顛越不恭是商所以興也願王釋齊而先越

不然將悔之無及也已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謂其子曰吾諫王王不我用吾今見吳之滅矣女與吳俱亡無為也乃屬其子於齊鮑氏而歸報吳王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為人剛暴少恩其怨望猜賊為禍也深恨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計謀不用乃反怨望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愎強諫沮毀用事徼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佯

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臣使人微伺之其使齊也乃屬其子於鮑氏夫人臣內不意外交諸侯自以先王謀臣今不用常怏怏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子胥屬鏤之劒曰子以此死子胥曰嗟乎讒臣宰嚭為亂王顧反誅我我令若父霸又若立時諸子弟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既立欲分吳國與我我顧不敢當然若之何聽讒臣殺長者乃告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器而

抉吾眼著之吳東門以觀越寇之滅吳也乃自刺殺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乃為立祠於江上因名曰胥山後十餘年越襲吳吳王還與戰不勝使大夫行成於越不許吳王將死曰吾以不用子胥之言至於此令死者無知則已死者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子胥也遂幪絮覆面而自刎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

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勾踐能親而務施施不

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霸必不行矣弗聽

夫差為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令子以小惡

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子張病之王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吳伐我國人懼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則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于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

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吳人盟而還

吳王欲伐荆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舍人有少孺子欲諫不敢則懷操彈於後園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吳王曰子來何苦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樹其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蜋在其後也螳蜋委身曲附取蟬而不知黃雀在其傍也黃雀延頸欲啄螳蜋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

之有患也王曰善哉乃罷其兵

夫差將伐齊越子率其衆而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伍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兹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

弗聽

秦惠王時巴蜀相攻俱告急於秦惠王欲伐蜀韓又来侵司馬錯請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

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四海而天下不以爲貪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又未必利也不如伐蜀王從之

武王使甘茂約魏以伐韓宜陽茂至魏使人還謂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王迎茂息壤而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其實郡也今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母織自若也及三人告之則其母投杼下機踰墻而走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不如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魏文侯令樂羊攻中山三年拔之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力也今

臣羈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奭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故臣願王之勿伐也王曰寡人弗聽也請予子盟乃盟于息壤

昭王時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燒先王之墓王徙東北保于陳城楚遂削弱為秦所輕於是白起又將兵来伐楚人有黄歇者游學博聞襄王以為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强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鬭而駑犬受其敝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曰物

至而反冬夏是也致至而危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此從生民以来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武莊王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於齊以絶從親之要今王使成橋守事於韓成橋以北入燕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内拔燕酸棗虛桃人楚燕之兵雲翔而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兵小黄濟陽嬰城而魏氏

服矣王又割濮磨之北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亦殫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誡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恃甲兵之強一毀魏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此二國

者非無大功也没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吴之信越也從而伐齊遂攻齊人於艾陵還為越王禽於三江之浦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反之殺智伯瑶於鑿臺之上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强魏也臣為大王慮而不取詩云大武遠宅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兎遇犬獲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吴信越也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

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王既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幾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刳腹折頤首身分離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鬼神孤祥無所食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臣妾滿海内矣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且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王將藉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

之韓魏必攻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應悉起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銍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泗北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王破楚於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强足以校於秦矣而齊南以泗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强於齊齊魏得地葆利而詳

事下吏一年之後為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為帝有餘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强而注地於楚詘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受首王襟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為關中之侯若是王以十萬戍成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内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内二萬乘之主注地於秦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是王之地一注任兩海要絶天

下也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持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

昭王攻趙蘇子謂王曰臣聞明王之於其民也博論而技藝之是故官無乏事而力不困於其言也多聽而時用之是故事無敗業而惡不章臣願王察臣之所謁而効之於一時之用也臣聞懷重寳者不以夜行任大功者不以輕敵是以賢者任重而行恭智者功大而辭順故民不惡其尊而世不妬其業臣聞之百倍之國者民

不樂後也功業高世者人主不再行也力盡之民仁者不用也求得而反靜聖王之制也功大而息民用兵之道也今用兵終身不休力盡不罷怒趙趙怒必於其已邑趙僅存哉然而四輪之國也今雖得邯鄲非國之長利也意者地廣而不耕民羸而不休又嚴之以刑罰則雖從而不止矣語曰戰勝而國危者物不斷也功大而權輕者地不入也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故微之為著者強察乎息民之為用者霸

明乎輕之為重者王秦王曰寡人案兵息民則天下必為從將以逆秦蘓子曰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能為從以逆秦也臣以田單如耳為大過也豈獨田單如耳為大過哉天下之主亦盡過矣夫慮收亡齊罷楚敝魏與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為至愚也夫齊威宣者世之賢王也徳博而地廣國富而民用將武而兵强宣王用之後破富韓威勁魏以南伐楚西攻秦秦為齊兵困於殽函之上十年攘地秦人遠迹不服而齊為虚矣

夫齊兵之所以破韓魏之所以僅存者何也是則伐楚攻秦而後受其殃也今富非有齊威宣之餘也精兵非有富韓勁魏之庫也而將非有田單司馬之慮也收破齊罷楚敝魏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爲至誤臣以爲從一不可成也客有難者今人有患於世夫刑名之家皆曰白馬非馬也已如白馬實馬乃使有白馬之爲也此臣之所患也昔者秦人下兵攻懐服其人三國從之趙奢鮑佞將楚有四人起而從之臨懐而不救秦人去而不從不

識三國之憎秦而愛懷耶亡其憎懷而愛秦耶夫攻而不救去而不從是以知三國之兵困而趙奢鮑佞之能也故裂地以敗于齊田單將齊之良以兵横行於中十四年終身不敢設兵以攻秦折韓也而馳於封内不識從之一成惡存也於是秦王解兵不出于境諸侯休天下安二十九年不相攻

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前年國虚民飢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粮以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粮實三軍之俸有倍于前而曰不可

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秦軍大克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饗飲食餔餽以靡其財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戮力同憂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已來君臣憂懼早朝晏罷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為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五校大

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王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興兵甚衆君所將之卒不能半之而與戰之於伊闕大破二國之軍流血漂鹵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稱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八其國虛弱是以寡人大發軍人數倍於趙國之衆

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常以寡擊衆取勝如神況以
强擊弱以衆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恃其國大不
恤其政而羣臣相妬以功諂諛用事良臣斥踈百姓心
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
入多倍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志掠於郊野以足軍食
當此之時秦中士卒以軍中為家將帥為父母不約而
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楚人自戰其地咸顧
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鬬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

孤顧魏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鋭欲推以爲鋒二軍争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待韓陣專軍并鋭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强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於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

一心上下同力猶勾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覩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慚而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齕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如何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强起之曰君雖病

强為寡人卧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雖不行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憍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為先乎此所謂為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為天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嚴焉孰若勝天下之威大邪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

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爲辱軍之將願大王察之王不答而去

范睢言於昭王曰大王之國北有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戰車千乘奮擊百萬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馳韓盧而逐狡兎也覇王之業可致今反閉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王曰願聞失計睢曰大王越韓魏而攻强齊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之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

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可親越人之國而攻可謂疏於計矣昔者齊人伐楚戰勝破軍殺將再辟千里膚寸之地無得者豈齊不欲地哉形弗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露君臣之不親舉兵而伐之王辱軍破為天下笑所以然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藉賊兵而齎盜食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今舍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地方五百里趙獨擅之功成名立利

曰善非夫子無所聞

三年漢王出滎陽至成臯自成臯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臯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

六年人有告楚王韓信反者帝以問諸將皆曰亟發兵

坑豎子耳帝默然又問陳平平曰人言信反信知之乎上曰不知平曰陛下兵精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諸將用兵有能過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如此而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為陛下危之上曰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有廵狩會諸侯陛下第出偽遊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會出遊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因擒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帝以為然

七年韓王信反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

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来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二十餘萬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廼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已困平

城吾皆已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矣廼封敬二千戸為

關内侯號為建信侯

十一年淮南王黥布反召諸將問之汝隂侯滕公言之

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其人有籌筴可問上乃見問

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

有也出於中計勝負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

枕而卧矣上曰何謂上計薛公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

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

計東取吴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吴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卧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薛公曰出下計上曰胡爲廢上計而出下計薛公曰布故驪山之徒也致萬乘之主此皆爲身不顧後爲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出下計

文帝時匈奴强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太子家令鼂錯上言兵事曰臣聞漢興以來北敵數入邊地小入則小

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敺畧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法曰大有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廼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

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上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步卒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陣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草木蒙蘢支葉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士不

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静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强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

以事强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疏亦闊遠也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来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

草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鬬劒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彊為弱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来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

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

武帝建元三年閩越發兵圍東甌東甌食盡困且降乃使人告急上問太尉田蚡對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又數反覆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弗屬於是中

大夫莊助詰蚡曰特患力弗能救德弗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乃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天子弗振當安所告愬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未足與計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莊助以節發兵會稽太守欲距不為發兵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而去東甌請舉國徙中國乃悉舉衆來處江淮之間

六年閩越興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

上書以聞上多其義大爲發兵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恩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將以誅越臣安竊爲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劗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

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勢異也自漢初定已来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閒篁竹之中習於水鬭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閒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

之靈方内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爲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内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無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

糧入越地輿轎而隃領拕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嘔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淦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櫂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謕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爲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

後必有凶年言民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
地之精而災氣為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
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
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
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為之早閉晏開鼂不及
夕臣安竊為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為人
衆兵彊能難邊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為邊吏臣竊聞之
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跡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

外内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干界中積食迺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輙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緜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千萬所以入之五倍乃足輓車奉饟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溼近夏癉熱暴露水居蝮蛇蠚生疾癘多作兵未血刃

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為畜越此必委質為藩臣世共貢賦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為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

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則歷歲經年士卒罷倦食糧乏絶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紝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禄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乆士卒勞倦越乃出擊之秦兵大破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

已逃相從羣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顔行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為境九州

為家八藪為囿江漢為池生民之屬皆為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税之收足以給乗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扆馮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内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恵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踈遠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閒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来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

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為陛下守藩以身為鄣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

武帝時田蚡為丞相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上下其議大行王恢燕人數為邊吏習邊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背約不如勿許舉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即兵不獲利今匈奴負險阻地懷狡詐心遷徙靡常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為廣有其衆不

足為強自上古弗屬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敝勢必危殆臣故以為不如和親羣臣議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明年雁門馬邑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乃名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無已邊境數驚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臣聞全代之時北有強胡之敵內連中國之

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為一天下同任又遣子弟乘邊守塞轉粟輓輸以為之備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他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為擊之便御史大夫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數所平城之飢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功故乃遣劉敬奉金千斤以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

孝文皇帝又嘗壹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然終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跡足以為效矣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複樂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也且高帝身被堅執鋭蒙霧露沐霜雪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槥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

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是以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且自三代之盛四裔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彊弗能服也以為遠方絕地不牧之民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至如猋風去如收電畜牧為業弧弓射獵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勢不相權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繆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知

時宜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國十四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爲秦侵敵辟數千里以河爲境累石爲城樹榆爲塞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烽燧然後敢牧馬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彊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常坐而役

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彊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暮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敺難以爲功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絶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意者有他繆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

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壯士隂伏而處以為之備審遮險阻以為其戒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絶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曰善乃從恢議

宣帝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魏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

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輙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

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謂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左右謂近臣在天子左右者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内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上從相言而止

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

亂舉兵滅之詔遣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諸吏富平侯張延壽光祿勳楊惲太僕戴長樂問蕭望之計策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為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遣使請求和親海内欣然四遠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為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遠聞之咸貴中國

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

上從其議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二十六